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
第二十五回 王弘議選殿腳女 寶兒賜司迎輦花

詩曰：天子風流不讓仙，看花特地泛龍船。
綠蔭兩岸垂楊度，紅袖千行錦纜牽。
麗勝西池羞穆主，富於牛鬥笑張拳。
君王豈不欣欣樂，只是斯民實可憐。

卻說麻叔謀，才走出偃王的關門，忽見陰風裡有無數小孩子的鬼魂，擁將來討命。麻叔謀嚇得面如土色，心膽俱碎。幸虧兩個童子，將他扯到一間屋裡，說道：「且躲一躲，再作區處。」麻叔謀著了忙，急急往裡便走；走得進來，童子就關上了門。原來這間屋，沒有窗牖透亮，裡面竟然是黑暗暗的，一毫也看不見。那些小鬼魂，趕到門外，見門關了，就守著門，亂叫：「麻叔謀還我命來！」麻叔謀驚慌道：「這些小冤家，怎生得去！我幾時方能回營？」童子道：「將軍不要慌，這裡邊有一個方便門兒，送你去罷。」麻叔謀道：「門在哪裡？」童子道：「這裡來。遂將手拽著麻叔謀的衣袖而行。

麻叔謀心下又慌，屋內又黑，地又不平，在裡面走一步跌一跌。童子說道：「開了門，將軍就快跑，不要被他們看見，又抄近路來趕。」麻叔謀道：「這個不必囑咐，若有一線生路，我自然就急急跑了。」童子道：「如此方好。」遂跌跌倒倒將麻叔謀領到一層門邊，一個童子把門扇曳開，一個童子即攔腰往外一推，說道：「還不快跑，更待何時！」麻叔謀因內中黑暗，不曾防備，被童子這一推，隔門限翻了跟斗，一跤跌將出來。那兩扇門兒，早已雙雙關上。麻叔謀因怕鬼魂來趕，著了忙，也不敢看是何處，爬起來，忍著痛，就往前跑。還未曾動腳，只見許多人擁將來，一齊吆喝道：「好了！老爺出來了。」麻叔謀又嚇了一跳，眾人慌忙扶起。再抬頭看時，方認得是自家的跟隨人役，心下才稍稍放了。

然著這一驚，卻也不小，心下就如擂鼓一般亂跳，癡癡呆呆，寧定了半晌，神志方才清楚。再細看時，乃知就是墓門之外，心下暗暗想道：「又不是半夜三更，又不是做夢，如何朝廷一個臣子，青天白日，明明著鬼！」因問道：「我入墓去，你們怎麼不跟著進來。」眾人道：「老爺拜墓時，叫小人們走開；及墓門開時，老爺腳才進去，那門隨即閉上。小的們急急趕到，已無路可入。小的們著了慌，用錐擊門，將石打墓，毫釐莫想得動，慌忙了這一日，也不曾住手。幸老爺吉人天相，又重生出墓。」麻叔謀思量一歇，曉得是神明靈驗，不乾眾人之事，遂不追究。因傳令道：「這鐵墓料難開掘，可照舊用土填好，另定河道。」眾丁夫聽了令，倒將鐵墓重新收拾好了。麻叔謀回營安息了一夜，到次日起來，另畫了一條河道，往正南上繞去，迂迴有一里之遙，方才照舊向東開掘。麻叔謀因受任日久，在路耽延，恐怕煬帝見罪，過了彭城，遂不分曉夜的開掘。

正是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，因一路無辭，不月餘，竟把這條淮河掘做通渠。麻叔謀見河工已成，滿心歡喜，遂一面寫表飛奏煬帝，一面檢點人夫，序功請賞。初起手下丁夫原是三百六十萬人，今只剩得一百一十餘萬，早死亡傷損過二百五十萬人。節級隊長原是五萬人，今只剩得二萬七千人，已死亡過二萬三千餘人。其餘供飲食老幼婦女，零零星星，剩不上二三萬人。這一場河工，總算將來，共死亡過天下將三百萬人。正是：

賢君聖主為民悲，殺一無辜便不為。
何事坑人三百萬，只圖幾日宴游期。

麻叔謀見死亡太多，便不開報名數，只葫蘆提請功請賞。又分出令狐達在淮揚收拾未了的殘工，自家便乘驛連夜進京，面見煬帝復旨。煬帝大喜道：「淮河既通，廣陵可安然而游矣。卿功殊不小也！」麻叔謀道：「此皆陛下福德所致，鬼神效靈，小臣不過效拮据奔走之勞，何功之有！」煬帝道：「河既挖完，可即引水入淮，以看深淺何如。」麻叔謀領了旨，依舊帶眾丁夫，將孟津口一頓掘開。果然孟津的水勢，比內河高有幾丈。口一掘開，那水便翻波作浪，滔滔地往內河奔來，自河陰、大梁、汴梁、陳留、睢陽、寧陵、彭城一直向東，竟達於淮。不兩日，清波蕩漾，早成了一條有源有尾的淮河。正是：

治水禹王力，開渠煬帝功。
共為千載利，仁慘不相同。

煬帝見河渠已成，喜不自勝。遂召集群臣商議道：「河渠既成，便要打造龍舟，不知多少只數，方夠供用。」丞相宇文達出班奏道：「頭號龍舟，須造十隻，以為陛下與娘娘們的行殿；二號龍舟，須造五百隻，與十六院夫人並眾美人嬪妃乘坐，以備陛下不時的遊豫；其餘雜船，須造得一萬隻，方夠這些中官及應役有司來往之用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卿言甚有條理，不知誰人可當此任？」宇文達道：「黃門侍郎王弘，此人謹慎多才，若一意委任，自能不日奏功。」煬帝依允，遂批旨著王弘就江淮地方，製造頭號龍舟十隻，二號龍舟五百隻，雜船一萬隻。錢糧各州縣取給，限三月完工；完工日，另行升賞。王弘領了旨意，不敢怠慢，忙到江淮地方，發文書各州縣，派造龍舟。也有造三百隻的，也有造二百隻的，也有造一百隻的，俱照州縣大小分開。那州縣官員，又照上、中、下戶，派與百姓。也有大戶一家造一隻的，也有中戶三五家共造一隻的，也有下戶幾十家共造一隻的紛紛派開。怎奈龍舟要造得富麗，每一隻動輒要上萬的銀兩，方能造起。

可憐眾百姓，就是上戶，能有多少銀子如何夠朝廷的用途？中戶下戶，一發不消說起，這江淮一帶地方，一家家、一戶戶，無一人不受其禍。或是亡家，或是破產，或是賣男賣女，坑害得萬民百姓，十室九空。王弘沒有什麼善處之法，只是一味嚴刑重法，追逼眾百姓的膏血。或遲了期限，或欠少錢糧，或製造不工，拿將來，也不管有力無力，都打得皮開肉綻，要他限日完工。可憐眾百姓，死亡相繼，慘不可言。正是：

君王一有欲，便是萬民災。
莫詫龍舟麗，都從膏血來。

真個是饒你人心似鐵，怎當官法如爐，眾百姓雖然窮苦，禁不得今日拷，明日打，沒奈何去剜心割肝，連夜製造。不上三四月，十隻大龍舟、五百隻中龍舟、一萬隻雜船，俱造得齊齊整整。王弘造完了龍舟，忙奏知煬帝。煬帝大喜。隨叫排宴在龍舟上，帶領文武百官，發駕望汴渠而來。一來看河道，二來看龍舟，三來就賞勞這些有功諸臣。不多時駕到了汴渠，煬帝細細將河渠一看，只見碧波初漲，一色澄鮮，水勢滄河蕩漾，一望渺然無際。真個是千秋之利，後人有詩單道淮河之妙，曰：

石曲沙灣一千里，迢迢隱隱接江都。
隋家天子今何在？春水依然繞舳舻。

煬帝看了十分歡喜，又駕登龍舟。原來這頭號龍舟長有二十丈，闊有三丈，正當中造三間大殿，殿上起樓，樓外造閣。殿後又造一層後宮，四圍都是畫欄曲檻，窗戶玲瓏，壁間盡以金玉裝飾，五彩圖繪，錦幕高張，珠簾掩映。真個是金碧輝煌，精光璀璨。後人有詩單道龍舟之妙，曰：

牙作帆檣錦作纜，蘭為櫓楫桂為橈。
繁華不信人間有，疑是龍宮蜃氣高。

煬帝看了又看，愛了又看，說道：「真個造得精工富麗，大稱朕心。」隨命排宴，君臣共樂。因蕭懷靜有獻議之功，麻叔謀有開掘之功，王弘有造船之功，宇文達有贊相薦賢之功，俱親自賜酒三盅，又每人賜黃金百兩，彩緞十匹。又敕吏部悅升一級。四人謝過恩，然後與眾臣同入席飲酒。君臣們歡飲到半酣之際，宇文達忽說道：「龍舟製造得富麗非常，實千古所無。臣只慮太長太闊，就如宮殿一般，篙撐不動，櫓搖不動，槳划不動，未免濡滯，不能前進。」煬帝道：「如此卻怎生區處？」王弘道：「不消陞

下費心，臣已將蜀錦制就錦帆，乘風東下，何愁遲緩。」煬帝道：「錦帆之制最妙，但須有風才好，若使無風，卻又奈何？」王弘道：「臣籌之熟矣，已曾將五色彩絨，打成錦纜，係在殿柱之上，倘若無風，便叫人夫牽挽而去，就像殿之有腳，何怕不行？」煬帝聽了大喜道：「卿真有用之才也！」又賜酒三杯。

王弘吃了酒，又說道：「錦纜雖好，臣但恐人夫牽挽，不甚美觀，陛下何不差人往吳越地方，選取十五六歲的女子，打扮做宮女模樣，無風叫她牽纜而行，有風叫她持楫繞船而坐。陛下憑欄觀望，方有興趣也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此議更妙，但不知要選多少女子方夠？」王弘道：「一船有十條錦纜，一纜須用十名女子，十纜共用一百名女子，十隻大龍舟，共計要選一千女子，方才足用。」煬帝笑道：「這樣一隻大船，百十名柔媚女子，如何牽得他動？除非再添些內相幫，才不費力。」王弘道：「用女子牽纜原要美觀，若添入男人便不韻矣；若慮女子牽挽不動，臣還有一計。」煬帝道：「還有何計？」王弘道：「古人以羊駕車，亦取美觀，莫若再選一千嫩羊，每纜也是十隻，就像駕羊車的一般，與美人相伴而行，豈不美哉，不知聖意以為何如？」煬帝大喜道：「卿言深得朕心！但選女作何名色？」王弘道：「名須陛下御定。」煬帝道：「錦纜就如龍舟的殿腳，美女要她牽纜，就叫殿腳女何如？」眾臣一齊應道：「好一個殿腳女！最相宜也。」

煬帝遂一面差高昌幾個得力的太監，往吳越地方，選取美女一千，充作殿腳女；又一面令有司選好毛片的嫩羊一千隻，以備牽纜。高昌與各有司俱領旨而去。煬帝復同群臣盡情歡飲，只吃得大家沉醉，煬帝方才傳旨，令百官散去。眾美人嬪妃，見煬帝有幾分酒意，忙忙扶上玉輦回宮。煬帝雖有些酣酣之態，因心下快暢，還支持得住，在輦上一路兒與眾美人只是嬉笑耍子。車駕才到半路，只見黃門官攔街奏道：「有洛陽縣令，差人進貢異花等旨。」煬帝聽見進貢異花，遂帶酒傳旨，叫取花來看。黃門領旨，隨將花傳與宮嬪，宮嬪捧到玉輦上。

煬帝睜開醉眼，模模糊糊的一看，只見那花只有三尺來高，種在一個白玉盆裡。花朵兒生得鮮豔可愛，外邊是深深的紫色，裡邊卻潔白如雪，膩膩滑滑，就如美人的肌膚一般，十分可愛。幾絲細細的紅心兒，直深含在著裡，葉圓而長，枝柔而翠，凡是一個蒂兒，上面都是兩枝花，香氣濃烈侵人。煬帝看了大喜，隨叫摘下一朵，親手拿到鼻上去嗅。原來煬帝此時，已有八分醉意，未免昏昏思睡。不想這花奇怪，嗅了一嗅，酒氣便醒去一半。再嗅一嗅，就恍然清醒起來，竟不思睡。煬帝又驚又喜道：「這花原來能醒酒醒睡，因將差人叫至輦前問道：『此花有何好處，獻來與朕？』」差人奏道：「這花香氣耐久，一沾人衣，便經數日不散香氣，又能醒酒，又能醒睡，有此幾種奇處，故敢上獻。」煬帝心中暗想道：「果然如此靈驗。」又問道：「叫什麼名字？」差人道：「此花乃嵩山塢中彩來，因與凡花不同，又有幾種奇異，隨即進貢，實不知名。」煬帝道：「這花方才迎著朕輦而來，又都是雙朵，既沒有名，朕即替它取一個，就叫做『合蒂迎輦花』罷。」遂傳旨厚賞差人，又敕吏部改封洛陽令的官職。正是：

不論為臣忠與佞，只須有術致君歡。

洛陽令尹無他計，一朵花枝博好官。

煬帝將迎輦花拿在手中，連嗅幾嗅，便覺宿酒俱醒，神情爽快，心下十分愛惜，不忍釋手。不多時，駕到了西苑。眾夫人接住問道：「陛下今日賜宴群臣，慶賀龍舟，定然君臣歡飲，如何歸來，全無酒意？」煬帝說道：「朕已大醉，不期路上適遇洛陽令獻一種奇花，朕只聞了幾聞，不覺酒都醒了。」眾夫人道：「有這等奇花？」隨問花在哪處，左右忙從輦上移將下來。眾夫人看了，見鮮妍香媚，與眾花大不相同。你也喜，我也愛，都贊不絕口。這個道：「此花待賤妾養去，包管茂盛。」那個道：「這花等賤妾澆灌，方得新鮮。」

眾夫人都要奪這花管。煬帝笑笑說道：「這花眾妃子都不可管，惟一人管了，方才相宜。」眾夫人問道：「哪個管便相宜？」煬帝四圍看一看，將手指著袁寶兒說道：「非此人不可。」眾夫人聽了，都氣不悅道：「賤妾等偏不可管，如何獨袁美人管了便相宜？」煬帝笑道：「眾妃子不要怪，袁寶兒原是長安進貢來御車的，這花朕取名叫迎輦花，御車女管了迎輦花，豈不相宜！」遂叫袁寶兒將花領去。又吩咐道：「這花苑中無第二棵，你既做了司花女，便要看管好了。」袁寶兒領旨，憨憨的笑着，把迎輦花移了進去。由此滿苑中，都叫她做司花女。正是：

君寵益嬌態，君憐無是非。

花枝能幾許？自覺有光輝。

袁寶兒自司花之後，便日日摘一枝兒，拿在手裡，到處跟定煬帝。煬帝因花能醒酒醒睡，時時離花不得，便時時離袁寶兒不得，因此袁寶兒更加寵幸。次日，蕭後聞知，忙移宴來賞玩。煬帝吃到半酣之際，說道：「朕得此花，就如得了一種仙丹。」蕭後道：「為何卻像仙丹？」煬帝笑道：「此花吃醉了，聞一聞便醒；吃得一千盅的量，便吃得二千盅。此花聞了，再不思睡；受用了一百年，連夜裡算將來，便是二百年，豈不是一種仙丹！」蕭後笑道：「這等說來，能飲酒不睡的，便是神仙了。」煬帝又笑笑說道：「長享富貴不是神仙，哪裡更有神仙！」

二人說說笑笑，飲酒甚暢。煬帝忽想道：「洛陽近地，便有了這等奇花，邊防外國，豈無異寶！或者外國，欺我中國不知，故不貢獻；或者貢獻了，邊臣藏匿也未可知。明日須細查一番，倘有奇怪之物，帶去江都助興，豈不美哉！」次日遂坐便殿，宣百官來問道：「這兩年為何外國不見進貢？」宇文達奏道：「陛下不問，臣也不敢奏聞。往時大宛進名馬，高昌貢寶劍、珠玉、犀象，絡繹於道，近年只因遼東高麗反了，不曾徵討，故各國看樣，都漸漸不來進貢。陛下若要外邦照前納款，除非討平了遼東，方可憚壓諸蠻夷之心。」煬帝大怒道：「遼東高麗，不過是近邊小國，有何狡謀，輒敢抗逆天朝，不來進貢！若不大發精兵，搗平巢穴，何以彰中國的天威？」遂傳旨，著兵部選練兵馬，何御駕擇日親征。

旨意方才傳下，只見班部內閃出一人，姓劉名炫，俯伏在地奏道：「方今河道初完，船工才罷，東南民力已竭，若又興動兵馬，天下豈能支持！伏望陛下洪天地之量，為四海惜民力，若慮遼東不服，只消遣一能言大臣，前往安撫，彼高麗小國，自然向化，何煩大動人馬！」煬帝道：「遼東反了，雖然事小，怎奈西北一帶胡夷，都看樣不朝。若不征剿，中國的體面安在？」劉炫道：「就要征剿，也只消遣一員良將，何必勞御駕？」煬帝道：「遣將興師，往往虛費無功，朕若親臨，自當搗平，一勞永逸，豈不妙哉！」劉炫道：「陛下親征，固是勝算，但六軍一動，便要天下去徵兵徵餉，臣恐這些剝削傷殘的窮百姓，一時支持不來，逃亡散失，勢所必至。若再加追捕，那時相聚為盜為賊，禍害不小。今遼東不貢，不過是癬疥之憂，如何輕本而務末？伏望陛下三思也！」煬帝道：「禮樂征伐，乃天子之大事，如何省得？況且徵兵徵餉，國家自有常例，何須又去騷擾？朕意已決！卿勿多言。」

劉炫再要奏時，只見宇文達奏道：「陛下要親征，自是聖天子英武，正名分的作用；然劉炫愛民，亦未為不是。臣有一計，可以兩全。」煬帝道：「卿有何計，可以兩全？」宇文達道：「陛下少不得要遊幸江都，依臣愚見，莫若以徵遼為名，以幸江都為實也。不消徵兵，也不必徵餉，只須先發一道徵遼的詔書，播告四邊，只說聖駕不日就至，卻遣一員良將，少帶兵馬，前往遼東，虛張聲勢，彼遼東小國，聞知聖駕親征，自然革面。陛下只消坐在江都受用。此一舉，又不廢了天朝的名分，又不必騷擾百姓，不知聖意以為何如？」煬帝聞奏大喜道：「卿言甚是有理，就依卿所奏而行。」遂一面收回選練兵馬的旨意，一面差中官催選殿腳女，不日就要徵遼。正是：

朝廷自不修文德，邊境偏思服遠人。

尺土一民爭不得，錦宮繡闕已成塵。